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九

左編

將類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變其始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
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
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令五申之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
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踈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睢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

彈退亦其
辦法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驂與彼上驂，取君上驂與彼中驂，取君中驂與彼下驂，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石世名將
田忌

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
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
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
利者蹶士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漢法以酒
抄與也

延之始

必兵之始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
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
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
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曾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諂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

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論語子書
以美

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
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
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
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
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
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
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

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
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盡
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
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
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
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
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
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

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方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惇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

齊何在此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閔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天下，天下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興吳起愛
灌如子同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令壯士擊人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
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
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
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
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
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
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拔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齊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與新編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後漢行非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

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書則已

然可見可馬
法古書也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
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
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
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明爲從事異因
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椽史從
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
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
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
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
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聞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晝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

有此謙讓
可謂却諫
田宅尚汚
下者豈該
尚之別也

燹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
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
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
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
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井時更始遣武陰王李
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
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
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

乎亦平平
服其誠信

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
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來所以知今昔後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
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
乖離網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
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
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開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卽帝位光武召異詣齋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
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
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
眉延岑暴亂三輔羣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
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
七尺貝劔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
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
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
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

輩皆率衆降異，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龜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

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
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
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
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
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
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
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
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使勞
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粟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緣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拔荆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
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
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
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
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讎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
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
異暉狗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廵將二
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廵取狗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
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
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怩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

桐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沛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因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軍謚曰節侯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士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

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郤之進至峽州阻銃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旣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銃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銃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

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餘。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鎮。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

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
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
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
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勸兵圍江陵銑內外阻
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乙巳銑以
大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
總纓布績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
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
之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
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利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歛附。銳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會領馮盜等皆率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欵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既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祐據

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
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
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
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
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
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
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
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
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
其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

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慧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慧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擢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

行臺以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
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廼
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
大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
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祚
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
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
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
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皆恐
靖縱誘衆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

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擊
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
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
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
異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
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爾等雖敗其衆猶盛若走
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
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
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過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壘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

代止

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
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
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
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
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
校檢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
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
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
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

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
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
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
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
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太
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
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
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
謝道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關象
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井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候之虬鬚見太宗心死招靖曰真天子也亦須道兄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橋道士虬鬚客已在共謁之

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羣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

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太祖然之卽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晏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快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

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果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各札猛安皆受金牌余賄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旣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緝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未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翰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遽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

十里蒲察烏烈各赦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
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
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已撫定西路
州縣郡族謁上千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
宗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旣以燕京
與宋人還軍次鴛鴦灤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
中太宗卽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
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
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
嘗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

孫容外補
下世自河
此入

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討都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常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

不繼宋劉
地極之以
伐

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爲左副
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
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
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
木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
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
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
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木可圍太原宗翰之
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
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

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陘宋師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待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宗翰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宗翊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方戰爲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

援太原爲敵據。開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平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宗翰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

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賸，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几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和，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拂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

取河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
行得之必矣又每右手作取物之狀因我今若取東
南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南征之
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
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
涼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鵬
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
翰自太原趨汴降滅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
答等先退被天井關進逼河陽被宋兵萬人降其城
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聞月宗翰至汴與宗隆

會兵宋約畫河爲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木可
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
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
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
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
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
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賂祭器火藥靈臺圖書
與大軍比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叛逆外餘皆不問
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
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

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邢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北兵皆調赴行在城遂陷婁室乘勝寇熙河秦州降轉寇涇原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未幾婁室亦攻下延安麻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

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使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攻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并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隣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大監

戰平陝西銀水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
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州
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
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
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
于撻懶乃遣拔離速烏林答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
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
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
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
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

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捷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大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南分遣銀木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遣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度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

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訥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卞驤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燮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元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敵皆死鬪汲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

遷其民于河北西州郡皆陷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將類

開創

金宗弼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
遼帝獵鴛鴦樂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勃等馳擊
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
得遼主在鴛鴦樂敗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
及宗弼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
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

金太宗吳
乞買即位
天會元年
宋宣和五
年也

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
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
獲馬三十而還宗望死宗輔爲右副元帥狗地淄青
宋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
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
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
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
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
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
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

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鄺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當海廸虎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守江寧。使阿魯補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浙江而西，屢敗宋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

守此吾豈能遽度哉先使蒲盧渾趨杭州具舟千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四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忠以舟師抗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析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賊宗弼乃得至江寧捷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

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繡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
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繡五繡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
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
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
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
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
出旣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
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
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
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紹

興五年也。金熙宗亶卽位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審
玉。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
地割歸宋，詔遣張通右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
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
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祭撻
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
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
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
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
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
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
自鴟張祗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
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
害宜卽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
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
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
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
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
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嘗宗弼還軍于汴岳飛

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遂伐江南旣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敵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

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公邊州
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
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
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送至泗州交納有渝
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
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
太傅迺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璫王
册册康王爲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
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潰齊盟自貽顛覆俾爾
越在江用勤棧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

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奉狎至願身列
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著等持節冊命
爾爲帝國號宋世服其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
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羊萬
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
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
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八年征蒙國死
于道兀朮嘗有三策獻金主一則以汴京立徽宗欲
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益
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元木華黎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蔑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橐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其臣孛澤訶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裘壇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傾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

處臨亦
有名

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
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爲誰曰
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
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
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
狐嶺北木黎華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
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麾諸軍並進大敗
金兵進至滄河殪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堅壁不得
入遣別將閣別統兵趨紫荊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
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
甲戌從圍燕金注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
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
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衆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
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
之其下殺銀青推銀答虎爲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
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
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秦寅答虎留守北京以吾
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

論與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蒲速窩兒德王走免
未幾吏民殺兀里卜推上豪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
爲興中尹兵馬都提探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設節
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
十提控兵從掇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察鯨
有反側意請以肅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
復謀遁去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憤其
兄被誅據錦州叛畧平樂瑞利義懿廣寧等州木黎
率蒙哈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署長
吏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爲錦州節度使丙

子致陷興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致果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敗之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力殺敗將

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琰懿州田和尚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寇顏衆家奴咸平宣撫蒲鮮等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大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游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

城及懿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全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己卯以蕭特未兒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谷里夾打爲元帥達魯花赤攻拔石溫州擊絳州克之庚辰復由燕有趙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禾華黎曰善下令禁無

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
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
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
籍所隸相魏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
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
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
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
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
大敗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
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

拔之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
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
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梭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
之辛巳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魯忽禿
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建
行省撫其民先是郡王帶孫攻洺不下至是遣石天
應拔之五月還軍狐嶺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
以爲濟兗單三州都總管予綺衣玉帶勞之曰汝不
憚跋涉數千里慕義而來尋當列奏賜汝高爵爾其
勉之京東安撫使張琳來降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

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棗鄉修縣降
陛爲完州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駐
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饗將士由東勝渡河西
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大
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
都元帥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
行省元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
三千覘之騎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
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銜枚齊
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

見金兵卽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
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谷達走保
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
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
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金事至此有死而已
木華黎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
坊州大饗士卒聞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於
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
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
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夷大兵道雲中攻

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
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于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
陽公胡天祚拒守裨將蒲焄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
遷天祚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真曰今觀
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
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
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爲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
絳拔滎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从爲金有害至
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我
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略刺拔都隰州田雄並
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
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
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
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
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
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化南越牛嶺關徇宋
鳳州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眾十餘萬伺大兵
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

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賊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降元帥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癸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太祖親改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

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武子索魯嗣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上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詩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曰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

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謙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漲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

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大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

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

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以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

意其所不

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血戰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

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
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
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呵
末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
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代吾使不必追
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恭曰若赴下流
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
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
照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

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伯
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
蘄州皆降阿朮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
夔與知州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廩公樓
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
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
大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
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
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

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伯顏命步騎左右持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秦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荆楚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邊

淮進而
不從者

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
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
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
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
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道
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劉師勇王安節等
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
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炮張
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
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王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沖，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歹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月，進軍臨平鎮，次臯亭山。宋王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隘。

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而
未効力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
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
不知兵已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
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
王世強往降之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
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
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
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
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

北張世傑欲以其王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第吉王昞。廣王昺南走。而宋主焜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徒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撒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因其獻問
而用之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
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
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
之遣齋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
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
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與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人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功也

元阿木

阿木兀良氏都帥九良合台子也沈義有智畧臨陣敢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前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卽位留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俘生口五萬軍還家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安陽離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

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竦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沙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帥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越新堡大破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求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九年

二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木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木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

人譜卷之二十一
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司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浮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通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木卽奮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

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寺將程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朮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入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朮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朮遙見南涯沙洲，卽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洲沙急擊，攀岸步關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兵

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壘盡得其軍實伯
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
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已未
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烟燄漲天漢陽鄂州
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
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
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
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
郡今復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
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

辛酉師次下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朮挺身登舟手自持施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四月阿朮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爲陳阿朮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

宋將
後

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河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舻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濫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旣礙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瓜

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
朮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南諸城來
附。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
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
江海。乃柵揚之西。非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餽運。賊
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通泰州。又遣千戶
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旣
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
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
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朮牙勇。

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
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
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
走阿木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秦州遂築
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秦州守將
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
揚秦既下阿木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
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
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
行賞實封秦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

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
年五十四追封河高王

延陵顏季亭會通父較

入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三